

以《格萨尔》史诗等为例的藏族祝赞词程式的审美研究

唐骏杰 王方钊*

西藏大学文学院

DOI:10.12238/er.v8i11.6569

[摘要] 藏族祝赞词是一种口头文学形式，但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能展现藏族人民的信仰，又可以体现出他们对自然的感悟。基于此，文章以《格萨尔》史诗为主要文本，从口传的传统化、生活化特征切入，分析了其文本中仪式类、器物类、自然物类祝赞词的类型，并揭示反复性叙事及场景化铺排的程式结构；在此基础上，还阐释了祝赞词在形式、意象、语言三方面的审美特征；最后追溯其三大文化根源，旨在展现藏族文化独特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 《格萨尔》史诗；藏族祝赞词；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Aesthetic Research on the Zang Praise Program Taking the Gesar Epic as an Example

Junjie Tang, Fangzhao W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Tibet University

Abstract: Zang congratulatory speech is an oral literary form, but it carrie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which can not only show the belief of the Zang people, but also reflect their perception of na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the epic of "Gesar" as the main text, analyzes the types of ritual, utensil, and natural praises in its texts from the traditional and life-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oral tradition, and reveals the procedural structure of repeated narrative and scene-based arrangement. On this basi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gratulatory words in form, image, and language are also explained. Finally, it traces its three cultural roots, aiming to show the unique aesthetic value of Zang culture.

Keywords: "Gesar" epic; Zang praise; Aesthetic

引言

当前，我国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史诗这类藏族祝赞词文本传播地越来越广，也慢慢引起学界注意。不过，目前的研究大多数都在探讨搜集文本的方法、祝赞词的语言风格，或是传承方式，对其中的审美特征关注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整理藏族祝赞词的审美特征，弄清其作为高原民族精神表达样式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1 藏族祝赞词程式的界定与口传思维基础

1.1 祝赞词

祝赞词在藏语里叫“བསྐྱེད་བའོ་མཚན་”，意思是“吉祥赞颂”，从名字就能看出，这是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来表达祝福和赞美的意思。它最早来自人类早期的宗教仪式或祭祀活动，人们会用这样的语言来传递心里的美好愿望。而且，祝赞词还能营造出神圣又崇高的氛围，让听众或者参与其中的人感受到平时生活里没有的精神力量。同时，祝赞词也是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里表达祝福的手段，这种情况下的祝赞词一般富有象征意义，还会用反复、排比等修辞手法让内容更有感染力，

读起来也更庄重动人。另外，祝赞词既可以用来祈求丰收、平安、健康等现实福祉，也能歌颂英雄、纪念祖先，所以包括了韵文、散文等不同形式，不过都会讲究节奏感，方便吟诵或者歌唱。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变，祝赞词一方面保留着古老的文化基因，一方面又融入了不同时代的精神内涵，里面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2 口传思维的核心特征

1.2.1 传统化与保守性

作为一种依赖“口头传递”的文化形式，祝赞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表达模式，而这种模式一旦确立，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后人在创作并传播时，往往会自觉遵循前人的表达习惯，很少对其进行大的改动。这种保守性并不是拒绝接受“新事物”，而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正是因为后人一直保持其核心内容、表达方式的稳定，祝赞词才能够准确地将民族的历史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譬如《格萨尔》史诗中的大量祝赞段落，基本沿用了传统比喻、固定意象，还有节奏句式，表现出对古老文化形式的坚持，既能维护语言的一致性，也可以保障祝赞词在不同世代间的延续，使其成为集体记忆的载体。

1.2.2 贴近人文生活

尽管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藏族祝赞词也并不脱离现实生活，而是深植于藏民族的日常经验里。在《格萨尔》史诗中，祝赞词就与牧民的日常生活十分相关，例如其中对骏马、牦牛、帐篷、武器的赞美，既具有宗教象征意义，又会反映出游牧文化的现实需求。同样，在婚礼、节庆这几个社会活动中，祝赞词也常以朴素而生动的语言表达出人们对丰收、健康的期盼，如此贴近人文生活的特点，使祝赞词成为人们表达情感最主要的语言形式。

2 《格萨尔》史诗中祝赞词程式的文本呈现

2.1 史诗祝赞词的类型

2.1.1 仪式类

仪式类祝赞词多用于宗教祭祀、祈愿仪轨以及英雄出征等重要场合，具有浓厚的神圣感，这类祝赞词在《格萨尔》史诗中十分常见，常用于歌颂天神、佛祖、护法神或赞美格萨尔王的出征及凯旋。例如在格萨尔举行加冕仪式时，部落长老会吟诵祝赞词，内容围绕确认王权的合法性展开，先追溯格萨尔的神圣出身，再称颂他为部落带来的安宁，最后祈求天地神灵见证并护佑王权稳固。出征前的祭旗仪式上，祝赞词则聚焦于鼓舞士气，既呼唤战神加持，又强调部落的团结，语言节奏规整，且多以“愿……”的句式表达祈愿，用重复出现的“神圣”“荣耀”等词汇，强化仪式的庄严感，让参与仪式的人明确仪式的意义。

2.1.2 器物类

器物类祝赞词在《格萨尔》中常用来赞美与英雄行动相关的器物。格萨尔的神弓是多次被赞咏的对象，祝赞词会详细描述弓身的材质，说它取自千年古木，弓弦由神兽筋制成，再讲它的威力，能射出穿透山石的利箭，同时将神弓与格萨尔的神力联系起来，称它是英雄意志的延伸。而格萨尔的战马也有专门的祝赞词：“骏马（灵烈）骠有三翎眼，白翎眼、红翎眼和灰翎眼。红翎眼犹如火焰燃烧，灰翎眼犹如驱散黑暗（形状），白翎眼犹如佛法兴盛”既赞马的强健，又暗指格萨尔征战的英勇，这些祝赞词让器物成为英雄形象的一部分（见图1）。



图1 格萨尔的战马形象

2.1.3 自然物类

自然物类祝赞词是对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动物风雪等自然景象的赞美，也是藏族人民自然观的集中体现。《格萨尔》史诗里就多次赞美雪山，祝赞词说雪山高耸入云，山顶覆盖的冰雪如铠甲，守护着部落的土地，将雪山比作忠诚的卫士，而格萨尔每次征战经过雪山，都会有相关祝赞词，把雪山的稳固与英雄的坚定意志相呼应。雄鹰也是常见的赞咏对象，祝赞词描述雄鹰在高空盘旋的姿态，说它能看清远方的敌人，如同格萨尔拥有洞察邪恶的智慧，用对自然物的赞美，来烘托英雄的特质。

2.2 程式化结构的典型表现

2.2.1 反复性叙事

“反复”是藏族祝赞词里很常见的表现手法，也是《格萨尔》史诗结构的一大组成要素。每当讲起英雄人物、战争场面或是自然奇观时，祝赞词里常会重复用类似的句式，这样能加强语言节奏，让听众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就像在描述格萨尔王出征时，《格萨尔》史诗里经常反复描写他的坐骑、武器、服饰，由此构成固定的听觉印象，也能体现出对英雄力量的赞美。而且，反复性叙事在口头传统中的作用很大，它能帮说唱艺人记住长篇的内容，也能让听众在熟悉的语言节奏里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将史诗的叙述变得更加连贯，读起来更庄重，还带着一股张力。

2.2.2 场景化铺排

“场景化铺排”是祝赞词另一明显的结构特征，体现在描写自然环境、战争场面或是人物出场中。在《格萨尔》史诗中，每当讲述“重要人物”登场或“重大战役”爆发前，总会用一系列环境与氛围的描写来铺垫背景，譬如讲到格萨尔率军出征前，会描写高原清晨的天空、远处连绵的雪山、旌旗在风中作响，这些场景描写层层推进，为即将展开的事件营造出紧张而神圣的气氛。可见，“场景化铺排”不但能够提升画面感，还可以增强叙述的节奏，使祝赞词具有更强的表现力，让听众更容易沉浸在史诗所营造的宏大世界中。

3 藏族祝赞词程式的审美特征

3.1 形式之美：反复与铺排的韵律构建

藏族祝赞词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口头文学形式，其程式化结构中的形式之美，以反复与铺排的韵律最为鲜明，从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可见一斑。在《格萨尔出征梅萨》章节中，吟诵者反复吟唱道：

“拿出我那胜利白额好头盔，拿出我那世界披风好战袍。把上边的灰抖呀抖三下，再抖一下就把妖魔魂抖掉。拿出我那朱砂降魔剑，拿出我那水晶白把刀。抽刀出鞘亮呀亮三下，再亮一下就把妖魔魂吓掉。”

这一段祝赞词铺排了格萨尔的战袍、宝剑、箭袋、战马

等，每种武器均以同样的句式结构反复吟诵，其中动词“抖”“亮”“磨”，还有动作频次“三下再一下”的节奏排列，构成了极具感染力的韵律美。如此的反复一方面能够强化内容表达，另一方面更在形式上形成一种程式化的听觉节奏，使听众产生高度共鸣，犹如参加一场庄严神圣的精神盛典。

3.2 内容之美：聚合与精微的意象表达

所谓“聚合”，是指吟诵者在表达一个主题时，一起呈现多个相关意象，经过不断叠加铺展，让内容意境丰满；而“精微”，则是指这种表达深入细节，凭细致地描绘来激发听众的共鸣。在《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的“酒赞”段落中，艺人用一连串具体生动的比喻，逐层铺展了对“酒”的描绘：

“作酒的青稞好像野鸟成群飞，煮酒的蒸汽好像香烟蓬蓬起。下边一点一滴好美酒，滴到银盆里像金鱼。”

这般描写不只是简单地说明酒的原料或用途，也是用高度形象化的语言，把青稞、蒸汽、美酒转化为一幅幅富有生命力的画面——青稞像鸟群、蒸汽似烟雾、美酒如金鱼游动，每一句都饱含着对物象的细致观察。如此以“视觉”“嗅觉”聚合的意象表达方式，让内容本身具有了艺术的精微之美，也呈现出一种极强的感染力。

3.3 语言之美：形象性与辅助语言的表演性

在语言形象性方面，西藏祝赞词常借自然物象或神话意象来构建出具象的赞颂画面，如《西藏王臣记》篇首祝赞词中写道：

“乍见美妙喜悦的尊颜，疑是皎洁的月轮出现。你那表示消除一切颠倒与惶惑的标志，是你那如蓝琉璃色彩般长悬而下的发辮。”

以上祝词把赞美对象比作“月亮”“琉璃”，将视觉上的洁净具象为有佛教象征意义的形容词汇，使赞词既充满画面感，又契合宗教意涵。这种语言表达在《格萨尔》史诗的祝词中也屡见不鲜，英雄人物常被称为“如雄狮般威猛”“如苍鹰般敏捷”，极具视觉冲击力，展现出藏族文化中“以物喻人”的口头传统。

而在语言的表演性方面，西藏祝赞词中大量使用了“呀——”“切——”“哒——”等衬词和衬腔，由此来强化节奏感，起到情绪渲染的作用。例如一段婚礼祝赞词中写着：

“呀——手端祥龙的酒碗，这碗美酒浓又浓，是印度酒曲来酿成，敬给神圣的神佛；这碗美酒甜又甜，是雪山的乳汁酿成，献给可敬的父母长辈；这碗美酒清又清，是故乡的清泉酿成，献给今日幸福的人儿。”以排比句式配合吟诵者的起伏声调，让祝赞词极具表现力。

4 藏族祝赞词审美的文化根源

4.1 口头传统的生存机制

在过去，文字普及程度有限，口头传承则是文化延续最为关键的一种方式，为了方便传播，藏族祝赞词就多采用朗朗上口的韵文形式，句式整齐且节奏明快，像在一些民间婚礼祝赞词中，常以“呀啦嗦”等衬词起兴，随后是韵律和谐的语句，以便于传播。而且，其内容往往围绕人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展开，贴近大众认知，比如在农业生产相关的祝赞词里，会详细描述播种、灌溉到收获的过程，从“播下青稞粒粒满，祝愿土地赐丰年”到“青稞饱满穗弯腰，丰收喜悦漫心间”，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描绘农事，体现出民众的生活智慧，也增强了祝赞词的现实表达力，让祝赞词的审美风格朝着通俗、质朴且富有生活气息的方向发展。

4.2 宗教与哲学影响

宗教在藏族文化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对祝赞词的审美有着深刻影响，因此藏传佛教的教义、仪式也常常融入创作祝赞词之中。在宗教仪式祝赞词里，常见“佛光普照大地间，慈悲之心化苦难”这样对佛、菩萨的赞颂句式，用庄严神圣的语言营造出肃穆的氛围，体现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使祝赞词具有崇高之美。同时，佛教哲学中的因果轮回、慈悲为怀等观念，也影响着祝赞词的价值取向，让其传递出对世间万物的悲悯。从“苯教”到“藏传佛教”，万物有灵的观念一直存在，使得祝赞词对自然万物充满敬畏，经由宗教与哲学交织的影响，塑造了西藏祝赞词神秘且富有哲理的审美特质。

4.3 高原生态审美观

藏族人民生活在广袤的高原地区，独特的高原生态孕育出了别具一格的审美观，高原上雄伟的雪山、辽阔的草原，还有奔腾的江河等壮丽景观，成为祝赞词的重点描写对象。例如在歌咏雪山时，有“雪山皑皑似银峰，傲立苍穹气势宏”这样的语句，力求展现雪山的壮美，体现出藏族对自然景观的崇尚。而高原自然环境条件艰苦，人们对自然力量有着深刻感受，因此祝赞词中常流露出对自然的敬畏，并表达对大自然恩赐的感激之情，正如一段藏族婚礼的祝赞词所写：“敬供蔚蓝的天空！若对天不敬供，雨水无从降落，雷声无处响起，百姓没有依靠。敬供肥沃的土地！若对地不敬供，五谷无处生长，鲜花无处开放，百姓没有依靠。”凭借高原生态环境的审美视角，西藏祝赞词具有质朴又富有生命力的独特魅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经过对《格萨尔》史诗等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祝赞词既是一种仪式性语言，更是藏族精神世界的体现，其形式上的反复铺排、内容上的意象聚合，还有形象表演性的语言，共同构成了鲜明的审美特征。而且，其审美特质根植于藏族的口传思维、宗教信仰及高原生态观，能够反映出藏族人民对自然生命的深刻理解。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

藏族祝赞词程式在现代语境中的转化方式, 让其在保持传统文化价值的同时焕发新的生命力, 为多元文化融合提供独特的艺术资源。

[参考文献]

[1]梁增凯.“三大史诗”在新世纪小说中的现代性再造——以《复活的玛纳斯》《格萨尔王》《本巴》为中心[J].民族文学研究,2025,43(1):83-91.

[2]张玉红.民族记忆与文化认同: 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歌曲[J].蚌埠学院学报,2024,13(3):42-46.

[3]李连荣.论《格萨尔·贵德分章本》的同属抄本系统及其汉译文本的情节变异特色[J].中国藏学,2022(6):190-200,220.

[4]何城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整体性保护路径

——以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6):48-55.

作者简介:

唐骏杰(2003.12-),男,汉族,四川遂宁人,本科,就读于西藏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

王方钊(1990.02-)男,汉族,四川成都人,博士,讲师,任教于西藏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文学与文化传播,及影视文学。

基金项目:

西藏大学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藏族祝赞词研究,项目编号:S202510694003。